

零点丛书

贾梦玮 主编

nian nu jiao

念奴娇

周 珺 =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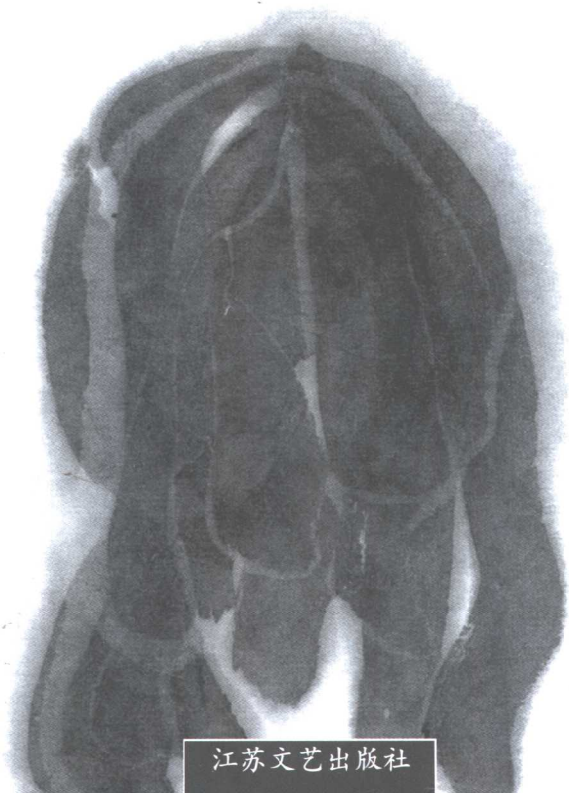
零点丛书

贾梦玮 主编

nían nu jiāo

念奴娇

周 珺 =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念奴娇/周珺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4
ISBN 7-5399-1766-0

I. 念...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1725 号

书 名 念奴娇
译 著 者 周 珺
责任编辑 贾梦玮
责任校对 张松涛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6 万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766-0/I·1667
定 价 13.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贾梦玮

“零点丛书”首次收入四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徐名涛的《重复一千遍的谎言》，乌耕的《殇》，周珺的《念奴娇》，海桀的《送你晒干的眼泪》。四位作者来自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既非同一性别，也不出生在同一年代，我把他们的小说编在一起，实在是“别有用心”。

零点是终点，也是起点。四部小说中，有三部是作者的长篇处女作，徐名涛的《重复一千遍的谎言》虽然不是处女作，但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它们可以说都动用了作者全部的积累，充当了作者文学大业继往开来的角色，是他们文学事业真正的起点。最为重要的是，小说所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它们对人性，对我们心灵和肉体所面临的困境，对两性之间亘古的爱恨情仇的关注，既是文学的起点，也是文学的终点。

我(编者)、你(读者)、他(作者)就这样相聚在“零点”。

念奴娇
●

白天鸟儿飞翔,总是显得漫无目的。而到了傍晚,它们似乎总能找到目的地,朝某个东西飞去。所以,到了生命的黄昏,也许……

——加缪

一阵马蹄声在夜色里渐渐近着,忽然马蹄声一拐,进了巷子。刚下过雨的鹅卵石路面黑濯濯的,黑二依着门,看到一匹白马甩着鬃毛,拖着辆车缓缓而来。

赶车的是个中年汉子,驶到门前,收住缰绳,唤了声:“二小子,怎么是你来开门呀,我姐夫还没有睡吧?”那个汉子翻身下马,指了下身后,说:“这孩子在路上太累了,就让她睡会儿吧。”说着进了院子。

黑二看到车上黑糊糊的一团,抬起手里的灯笼,灯光里那黑影动了下,接着车上的横板咯吱一下,一个人影从车上跳了下来。原来是个小女孩,裹着件深色的披巾,流苏都拖到地上。女孩仰头打量着四周,这小巷两边是高耸的夹墙,湛蓝的天空剩下窄窄的一道,几颗星星淡淡地闪着。她抬头望着天空,不禁转了个圈,两条腿像马驹一样打了个颤。

黑二默默地打量着她,小女孩瞅了他一眼,黑眼睛一闪,扶着门框身子一晃。她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黑二正想着,女孩抬脚跨进了院子。

幽蓝的灯光下门槛里闪出一弯细碎的石子路,在黑黝黝的夜色里,整个院落只有厅堂的窗棂透出些光亮,女孩摇摇晃晃地走去,突然院子里传来银铃似的笑声,“来啦,来啦!”一个拖着大辫子的女孩走过来,拉住了她的手,“我带你到你

房里去。”女孩瘦小的身子立在那里，看看四周，叹了口气，“谢谢你呀，姐姐。”

灯光下他看着两个女孩缓缓地回廊深处走去。这时，正屋里走出两个女人，她们倚着木栏，瞅着女孩推开偏房，高个的女人说：“是他舅舅看中的，一大群女孩子里，她长得个头最高，铃儿下个月出嫁了，她正好帮上。他舅舅说她和她妈妈是住在庵里的，人也本分。”

“庵里？住在庵里，她妈妈是庵里的尼姑吗？”另一个问。

“也不是，他舅舅说她妈妈是里头的居士。”

“怎么住在庵里，又不出家，奇怪。”两个女人细声地说着，灯光在回廊上渐渐暗了下来。

黑二听出其中一个是太太的声音。他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身边的老马沙沙地嚼着草料，不知什么地方传来断断续续的流水声。黑二静静地望着院落上空，昏暗的光线里弥漫着一股草药的气息。他恍惚在梦中，纸灯笼下女孩那张苍白的脸贴着他的脸，黑眼睛一闪而过，这种夜色里的人就像做梦似的，就连一树一草也禁不住认真地往里想。

黑二在刑场上望着跟前黑压压的人群，也曾想，“这一切是真的吗？这么多张脸贴着自己的脸，一闪而过，我这一生就像梦一样。这真是一个梦吗？”

男主人公和母女两代人的恋情在特殊时空里表现出懦弱和亮丽的两面，“念奴娇”是男人的情怀，但“奴”们的情感和命运就不只是让男人“念”，也让女人念兹在兹。在内忧外患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阴雨霏霏的江南，《念奴娇》的曲子柔情万种，活泼凄厉……

周瑛，女，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浙江杭州人，现为杭州某报记者。《念奴娇》为长篇处女作。

零点丛书

念奴娇

重复一千遍的谎言

殇

送你晒干的眼泪



点丛书

宝琴醒来的时候小门已经开了，筑着漏窗的庭院静悄悄的，沿廊底下滋生着一丛丛指甲花，深红的藤萝像蛇一样盘旋交络。回廊尽头就是灶房，穿过门墙，在水井边，倒斜下来的青砖披房又旧又破。推开门，看到灶台前站着个女孩，一身淡青色碎花布衫，底下一双尖翘的三寸金莲。她不禁怯怯地叫了声：“姐姐。”那个叫铃兰的女孩咯咯地笑着：“你还记得呀，昨晚你连走路也在做梦。对了，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梅宝琴，宝贝的宝，弹琴的琴。”

“宝琴？这个名字好像在哪本书里见过。”铃兰仰起脸，皱了下眉。“明泉一定知道，这几天就要回来啦。他可很会闹呢，不过，不管他多会闹，只要在他前面生气，他就没办法。”铃儿说到这里，鼓了下腮帮子，突然噗地笑了。宝琴微微一笑，真可以那么任性吗？只是他们姐弟情深罢了。她垂下头，嘴角弯了弯又冷冷地收了回来。

“粥差不多了吧。”铃兰掀起锅盖，热气一下腾了起来，整个屋子在蒸汽中仿佛亮了起来。铃兰脚一踏，纤细的腰身向前一俯，用铲划拉了下，说：“我们每天要给窑场烧锅粥，就这活累点。”



两个人端起滚烫的铁锅往木桶里倒粥。宝琴心想：“我们得挑着去窑场吗？”这时有人来到她身边，伸出一只粗壮的胳膊，一把提起木桶。宝琴抬眼看是昨夜开门的少年，肩膀沉沉地将滚烫的粥桶拎过门槛。铃兰笑嘻嘻地凑到宝琴耳边说：“这是我妈认的干儿子，因为他长得黑，我们都叫他黑二。”

黑二将粥桶搁在水井边，回头朝她们瞥了一眼。黑二比铃兰大两岁，个子又高又瘦，肩膀宽宽的，穿的还是昨夜那件灰色短衫，两只鞋子粘满了尘土，裤子也是脏脏的，但他将两条腿站得直直的，黑濯濯的双眸冷冷地向她望来。宝琴很快转开了目光，当她缓步走出院子，不禁回头又看了黑二一眼。

“窑场就在山脚下，很近。”铃兰说：“顺着这弄堂一直往里走，没想到尽头是片林子吧。过了一道山坎，就可以看见窑场，窑场就烧些瓮、缸、水盆什么的。临近的村子都上这里来挑。爸爸说这窑场传了三代，最初也烧些精致的，只是这里的土越来越差，后来就烧些家常的陶。我们这里家家户户要酿酒，东阳的寿生酒是作贡品的呀，选酿酒的酒器也很讲究。”

她们在土坡似的窑场前停了下来，窑场空地搭着片木棚，几个短布衫打扮的人正挑着锈红的陶坯往里走；几个光着身子又瘦又黄的小孩在地上玩着破瓦罐。透过稀疏的竹墙可以看到木棚里头，一排排陶坯码得高高的，昏暗的地面上还坐着几个打短衫的人，一张张脸模糊不清，但神色肃穆。

这时，一个瘦得可怕的女人从里头走了出来，这女人个子相当高，穿着男人的衣裤，身子后面拖着条又粗又长的辫子。黑二抚了下女人身后的小孩，问：“姑，阿东的病好了吗？”他像抚着猫一样柔和地抚着那个男孩。黑姑说：“这孩子命贱，早上起来就想出来玩了。”

那小孩腼腆地笑笑，一双老大老黑的眼睛直直地盯住了那桶冒着热气的粥。那些挑土的男人停了下来，好奇地朝她们望来。他们大多瘦高的个子，一双眼睛像黑二一样黑濯濯的，长脸，鼻子刀削似地又高又直。

铃兰说：“他们从山那边逃荒过来，给窑场挑土、挑柴。慢慢地，村子里的人就让他们在窑场住下来了。”

“他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呀。”宝琴说着回过头。像等候着的，黑二一直在看她，“她和他们一样在说他呢。”他想着，咧嘴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树阴下一些男人来到分粥的黑姑身边，一双双黑眼睛闪着像野兽似的目光，有一个男人头上盘着辫子，发黄的辫梢像蛇一样垂落在耳边。这个人回头看了她们一眼，眼睛里闪出一种可怕的沉默。

铃兰说：“他们住的地方太破了，这么多人，也只能这样了。”

宝琴微微一笑，说：“可他们还是快乐的，这么多人，一个大家庭。”

铃兰马上回头瞅了她一眼，问：“宝琴，你们为什么住在庵院里，没有自己的家吗？”

宝琴想了会儿，说：“我也不知道，我很小就在庵院里了。”

“你爸爸呢？他为什么不照顾你们？”

宝琴瞥了她一眼，“那时我太小，记不得了。”铃兰刚想再问什么。这时黑二提着空粥桶走了过来，他将木桶搁在木轮车上，回头看了她们一眼。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他们得回去了。

山坎边，紫色的蚕豆花在阳光下发着柔淡的光，土垠边几



株矮梨树静静地投下阴影，有一只鸟尖叫了声。四周静悄悄的，淡蓝色的天穹氤氲着一层若有若无的浮云，天开始热起来了。

蓦地，远处什么地方发出一声尖锐的爆响声，就像过节时甩响的鞭炮。这不合时宜的孤零零的声响在寂寥的村落上空划过后，有种说不出的诡异、凄厉。

黑二不禁停住了脚步，这是什么声音？突然之间又响起了一声惨叫，是个男人的声音，绝望的惨叫声很快划过上空，飘走了。

两个女孩不禁惊恐地看看他，抬头寻找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是枪响——”他叫了起来，“是从老爷家传来的声音。”三个人拔腿向家里跑去。穿过弄堂时，几只小鸟惊恐万状从高墙上空掠过。

这一声枪响是从正门口传来的。

当他们奔到大门时，门口已经围着一群人，门檐下两个小男孩正举着竹竿捅梁子，其中一个抬起脸笑咪咪地看了黑二一眼。台阶下有个男孩举起猎枪，对着从屋檐底下逃出来的蝙蝠，开了几枪。蝙蝠尖叫着，在人群上方像落叶一样打着旋。那男孩放下枪，得意地笑了。

这时婆婆从里面跑了出来，一只血淋淋的蝙蝠从她头顶直掉下来，她尖叫了声，差点昏过去。

边上的人都笑了。哄笑声中，大门口出来一个男人，一身长衫，五十多岁，宽脸膛，双目炯炯地瞅了下众人。他看了看两个捅竹竿的小男孩，看到了那个拿猎枪的男孩。男孩开心地向他一眯眼，嘴角露出一排有点歪的牙齿。

男人的脸顿时像喝醉酒似地绯红起来，他摇摇晃晃地走

下台阶，一把抓住男孩的胳膊。边上的人目瞪口呆，那男孩也呆住了。

“怎么了？”人群里有人低声问。

男人眼睛瞪得圆圆的，他死死地盯住男孩，忽然举起右手，抽在男孩子脸上，一下，两下，三下。

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巴掌搞蒙了，一开始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渐渐的男孩的脸涨得通红，手一松，猎枪掉在了地上。

“滚出去！”男人哑着嗓子，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

男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男孩长着跟男人一样细长的眼睛。他望着男人，突然两只手握成拳，整个身子抖了起来。

“滚——”男人狠狠瞥了他一眼。

这一眼让男孩痛苦达到极点，他低吼一声，愤怒地瞪了男人一眼，一头扎进人群，跑了。

围观的人惊呆了，男人默默地站在那里，发红的眼睛一扫众人，呼啦一下，围观的人都散了。

黑二一直站在人群后面，他看着铃兰上前扶起了自己的母亲；宝琴跟在后面，看看地上还在折腾的蝙蝠，又看了看落在地上的那把枪。黑二略带余味地看着她像个男人一样捡起枪进了门。他走到捅梁子的两个男孩身后，拍拍他们的肩，说：“阿五，去把明泉叫回来——”



二

可是明泉没有回来。

到了晚上，明泉还是没有回来，阿五也没回来。晚饭后，铃兰和宝琴坐在走廊上，一边绣着花，一边向门外望去，她们已经看了好一会儿。一阵阵飞跑过去的脚步声从弄堂传到耳边，听起来十分刺耳。当天完全黑了下来，还有一些脚步声从院子外面传来。“是听评书的人回来了。”铃兰说

婆婆依然坐在堂屋里，摇摇晃晃的烛光中她望着窗外，呆呆地出神。公公一直呆在楼上，可以听见他摇着头，叹着气，脚步从这头走到那头。烛光摇曳着，宝琴披起那件深蓝色的披巾，整个身子都落在了烛光的阴影里。

风渐渐大了，雨落了下来，庭院里的鹅卵石上发出响脆的声音。“下雨了，外面下雨了！”婆婆惊叫着，向屋外奔了出去。一道闪电啪地亮了下，几乎同时雷电轰鸣，女人望着倾泻而下的大雨，呆住了，“天啊，下雨了。这么大的雨，明泉他在哪里？”

公公华秉鸣下了楼，望着像水一样直泻过来的雨，他哼了一声。

“他一定淋坏了。这么大的雨，他肯定赌气上了山，现在一定在林子里迷路了。”婆婆悲哀地望着廊外，华秉鸣瞥了她一

眼，说：“他会淋坏？这么大的人会迷路？你儿子本事大着呢！”

“在林子里他不会遇着狼吧，又没带着枪，他什么也没带。天哪，我的儿子。”婆婆伤心地哭了起来。突然一道闪电直直地劈向庭院。她惊恐地叫了起来，“天哪，他不过是杀了几只蝙蝠呀！”

“闭嘴——”华秉鸣低声呵斥着：“在雷公面前，你给我闭嘴！”

雷声之后雨下得更大了，雨点落在廊上和瓦棱上，声音格外的响，可以听到巷子里木轮车慢慢滚过雨水，有人奔跑着踏过小溪的声音。宝琴转过脸，忽然发现婆婆的脸挨得紧紧的，烛光的阴影下那双眼睛灼亮。“怎么了？”她吓得一哆嗦。

婆婆粗黑的眉毛一拧，指着宝琴，叫道：“这是什么？你身上披的是什么？”

宝琴手捧绣巾，惊讶地看了看婆婆。就像一道刷亮的闪电，大家目光落在她身上也惊恐起来。“这是什么？”

又一道闪电打了下来，宝琴身上的披巾在幽兰的光线中显出一对对蝙蝠，圆睁着眼睛，四处飞翔。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披巾？老爷，你看看她披的是什么东西？”

华秉鸣脸色凝重地瞅了她一眼，过了许久，他说：“太晚了，你们进房去睡吧。”宝琴将披巾取了下来，疑惑地看看他们。

“铃兰，你带她进屋去睡吧。”华秉鸣又说了一句，显出一股倦意。他望着婆婆说，“你也累了，上楼睡去吧。”

婆婆睁着双可怜的大眼睛，抬脸望着他。

“上去睡吧。明泉不会有事的。他就想我们着急，我还不知

道他吗。”公公说着，举起了蜡烛。又一声雷鸣在屋顶上炸了开来。这时，一个黑魍魉的人影戴着顶竹笠，水淋淋地跨过门槛，走进了院子。

那人摘下了斗笠，是黑二，黑沉沉的眼睛默默地望着这家人。

“二子，怎么样？找到明泉了吗？”公公和婆婆两个人焦急地望着他。

黑二瞧了下宝琴，说：“窑场的人都出去找了，山上去了，村口的那条河边也去了。他可能过河进了城。”

“二子，你再找找，再找找他，天哪。”婆婆禁不住痛苦地瞅了下自己的男人，“明泉到底去了哪里？”

黑二没说什么。他戴上斗笠，向两个主人点了下头，然后冲进了大雨之中。夜色和雨水很快淹没了他。

“你们都去睡吧。”华秉鸣扬了下手，“都去睡吧。”宝琴把披巾抱在怀里，跟着铃兰走到厢房前，铃兰将手里的蜡烛高高地举着，推开了门。她问：“你怎么有这样的披巾？”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宝琴说。

铃兰看看她，这一次她没有笑，只是带着种黑沉沉的眼神瞅了宝琴一眼，她什么也没说，带上了门。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这是她给我的嫁妆。”一道闪电划过屋子，宝琴走到床边。屋外雨仿佛小了点，风却更大了，庭院外几株高大的树被摇撼得东倒西歪。黝黑的花格窗棂上闪过一道光，有人轻轻地走过，裙裾在木地板上发出细细碎碎的声音。接着一切静了下来，漆黑的屋子，黑沉沉的雨夜。“妈妈——”她轻声叫着。望着四周静得像水的夜，她又轻轻地唤了声“妈妈——”在寂静里她的声音显得古怪飘突。窗外树枝